

T 3190/4074.8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ANN ARBOR, MICHIGAN
MAY 10 1956

卷之二十九

列女志

明張氏妻公曰黃氏能不一所守以服勞孤寡不
夫而卒以在取我為仙其且烈也守之死
大曰黃氏不辱夫不辱身其有在豈不烈止而
死之於也其妻之八九月也其夫死於
黃氏為其夫王方博乃其心向之而以為其

何如

茶陵州志卷之十九

列女志

明張文毅公曰黃氏能不二所守以成厥孤段不辱於賊而卒以生取義焉何其貞且烈也曹之死謂其夫曰我義不辱終不以我累若也豈不得正而斃哉臣之於君也猶妻之於夫也承慶以八番經歷之子亦嘗爲提舉矣至易姓乃甘心御史而以爲其君累焉何哉

貞烈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曹氏元人于承慶之妻也父德夫先生教授湖湘間
蔚爲儒宗郡子弟若干皆以先生之經術擢上第
節婦其仲女蚤有淑行擇諸生之才行者得故八
番帥府經歷君之長子承慶配焉經歷自縣吏起
家至六品官所至有聲妻子多不得從節婦爲家
冢婦相夫子事舅姑睦妯娌衍衍以和至正中兵
起江淮湖湘繼陷茶陵獨守姑旣死舅以疾免於
家兵旅踵相仍承慶竭力負載婦率妯娌奉其親
不絕滫瀡甘脆之登時以爲難庠子六月十一日

城陷知不免因目其夫告子曰是尚可以全乎翁
年老若等衛侍求活之我義不受辱終不以我累
若等也遂自刎死妾李氏驚抱持之亦不得引其
刃亦自刎絕而復蘇曰吾得從小君於地下足矣
是夕亦死噫自亂以來人紀幾廢矣婢婦女子於
倉卒禍亂之中能以義自免幾何人哉夕敗於強
暴旦視其存亡無須臾感者皆是也故表而出之
以俟觀民風者採焉

段氏進士劉畊孫子瀨之妻也至正末紅巾賊起段

為所獲誓死不屈賊脅之渡江段自沉賊救之得不死遂釋之是冬賊再至驅逐女婦無算段獨罵賊不屈死之數日家人察得其屍面容如生

陳氏生員譚伯生之妻也年二十三時江省游兵越境肆掠陳氏抱男新生投入澗中賊搜而獲之義不就污奪亦自死神色三日不變順治十一年通庠具呈學道部為開恩闡幽以彰風化事批府行州取具州學印結詳院達部奉 旨旌表給銀建坊

坊

陳氏貞勝嚴溪陳蕃之女也年十五為山賊所執復擄一僧負之以行至百丈潭女詐僧曰姑釋負押行以便徐步僧以為然方脫於肩即投身崕崖墮入潭中賊怒僧戮之三日後父尋屍崖下苦不可得募沒人入水出之未幾屍浮水面與桃浪相出沒色不少變學正樊國治勒傳以美之至今過百丈潭者談及烈女事尚為流涕

譚氏王道純之妻也純病痰手足不能持行譚焚香夜禱祈以身代凡十二年見病不起恐舅奪志手

製一衣藏而不用嘗語夫曰吾有衣在夫勿憂矣夫沒乃服前服於衣裾中取出小刀刎於夫前與夫俱死可謂烈矣

劉氏道學劉世楷之孫女庠生陳竒策之妻也突遭寇變舉家驚竄婦慮不免遂陷溺而死寇憫之從污泥中抱出氣絕多時矣烈矣哉

彭氏庠生劉大煥之妻也避亂黃塘寇間道搜山入黃家冲彭被執焉并繫其夫彭厲聲曰寧殺我勿殺我夫言未竟奪刃自刎賊驚視夫得免脫殺其

身以生其夫節之較著者

黃氏元人安仁黃叔元季女也適州之譚拱辰年二十六而寡子景星甫四歲誓不他適備嘗百荼以撫其子每日予之所以不死者以有此孤也孤存則存孤亡則亡耳景星迄成立篤於母訓修身力學卒以孝行稱用爲道州路永明縣學教諭事聞延佑六年旌其母曰貞節樂義泰定二年旌其子文學孝行

許氏茶陵衛指揮部綱副室叅將部廷用之母也年

一十八而寡受娠一月有餘苦節真心誓無他志
撫成遺孤教以義方中庚戌武會歷官前職隆慶
六年奉題 准賜建坊表揚之正室蕭氏年三十
苦節同矢詳楊升菴部門雙節記

劉氏善婦州判劉試女也適茶陵衛指揮蔭襲高爵
無幼守節六十餘年如一日屢奉院道優獎享年
八十而終

譚氏員娘庠生陳黈之妻年二十三而寡苦節艱貞
教其子文佐仰化一時同遊膠庠及孫經繡純蘊

綱先後補弟子員家門內外孝友肅雍年百有一
歲忽登堂坐化時佐年亦八十四歲知州楊公惟
相親臨祭奠子若孫環堂答拜列青衿者十有三
人楊後扁其堂曰德輝識者以爲興未艾云

譚氏未秀尹巖妻也年二十二歲失所天脫簪矢志
終身不移撫半歲遺孤尹尚武竟以成立年七十
三輿論攸歸有司以其節聞于直指使姜學道張
奏請奉旨以旌節建坊表其閭進士中順大夫林
松贈以聯云一寸丹心六十年前堅鐵石兩間清

節百千歲後照乾坤年八十歲卒。繩守黃奉御史
陳委造廬祭焉。里姻副郎彭宣銘其墓而遺像。則
運使彭宗贊之。有陶嬰與伍敬姜比偶。無忝一經
堂箕箒之語。

譚氏彭岳二之妻。歸彭兩載生子友衡。甫過而黃鵠
倏詠。譚年方十九。撫衡成立。娶媳陳氏。生男子庸
不數月而衡又殞。姑媳兩寡同志守孤。承先敬後
迄今數十世子。姓蕃衍。書香紹衣。皆節婦譚氏之
貽也。經筵講官尹直撰有姑媳貞節記。

賀氏庠生尹一鳳之妻也。出于永新龍田望族。年二
十三喪夫。毀容守節。尹氏簪纓繁華婦。以勤儉歷
四十年。人無間言。長子士佩為異母。出親子士達。
夫喪時年甫半歲。賀教育無二。佩入州庠。迨甲午
副榜。叨歲薦。皆母教也。學正樊國治著有傳。

譚氏庠生彭應樞之妻。選貢譚紹琬之姑也。年二十
八稱未亡人。生男俱殤。族子弟有因以為利者。欲
奪其志。正色拒之。念仲兄可依歸而家焉。好行其
德。八十六始卒。昔叔姬不歸於魯而歸於携。為宗

廟故也庶人之女士人之妻非有宗廟之守孤死首丘又何憾焉南洲鄢見多其行爲之志銘云

尹氏尹兆先之女劉承懋之妻廩庠成生定生之曾祖母也年二十夫亡撫前妻之子劉暉未幾暉亦死復撫暉之子可復時王州守聞而獎之畧云凡後婦而撫前夫之子者夫在猶曰爲夫夫亡孰能守其子子在猶曰爲子子并亡孰能守孤子之子尹育三世藐諸僮六十年冰霜見孫成立可謂人定勝天矣

陳氏庠生譚紹先之妻也先性磊落不脛管生產事後喪明以詩自遣陳相對益莊及先賫志以歿陳脩嘗荼苦啗子玠士補諸生冰霜之性益穽而益烈云

劉氏庠生向高圖之妻貢生劉文典之女也十四于歸有子二歲卽今庠生名鳴瑄者圖墮水死是日劉適誕一兒變聞劉求死者再忽念所誕之兒或爲夫再生節哀鞠之每哺兒時聲淚俱下淚與乳相泮着地皆血痕也未幾幼兒亦死哭泣至於絕

命誠足悲矣

顏氏儒士彭應煥之妻生員彭裔拔貢彭康之母也
秉性靜默姑嘗咲爲啞婦夫疾革時以不克終養
爲恨顏涕泣承之侍姑病衣不解帶者經年姑臨
終顧曰吾有子早喪有女遠遣汝媳也而子若女
兼之夫困於儒賈志早凋以藐諸教養付未亡人
嗣是連值歲歉脩極荼苦勤事機杼嘗縮衣節食
爲教子地每逢避兵衣裳在笥付諸一擲惟諸子
書籍拾之罔遺嘗曰汝父未瞑之日老身待續之

命都在此書笥中也中子賓亦卓狀自好壬子科
康以拔貢北上念母躊躇顏勉之謂兒馳聲上國
在此一行汝母雖憊猶能待汝歸也康卒業國學
念母詩云天涯客子正深秋。水國洞庭何處求。膝
下有時還澹漠。旅中無夢不綢繆。身衣手線如添
密。季望母嗟竟悔遊。但願兒曹常笑舞。老娛忘倦
莫予憂。合北上駐京之詩名曰顧線集大司成徐
立齋先生讀而憐之准假終養顏苦節四十餘年
享年八十有三侯州守以貞靜慈壽題其墓表

彭氏庠生蕭種芹妻也芹屢試不第賫志以殞生男儀鳳甫一歲時彭年止二十五耳矢志栢舟有奪其志者曰烈女豈事二夫况有子可待乎事舅姑居喪盡禮教子讀書孀居六十年州守蘓公聞而義之賜扁曰貞操可風陳公賜扁曰節全金玉孫四士星士晨士昂士鼎後先入泮壽八十五而考終

張氏譚學禮之妻也夫激厲青雲賫志以歿遂誓栢舟勤事機杼以教子志達志遴志遲皆聲光膠庠

郡守蘓公署篆金公俱有贊表之

譚氏處士羅素之妻名流羅聖望之母也素貧無資譚能安之內外肅穆有梁孟風生子三夫歿時譚年方二十而節益苦守益堅遣兒就傅督課不遺餘力館餐館穀皆取諸紡績歲歉乏食採草煮糜而講席盤餐未嘗告匱其篤於教子如此長子聖望補諸生試高等庠子幾雋臧額見乙然文名自是噪湖湘矣子若孫蔚然輩望人以爲皆母教云譚氏中丞希思之女明經鍾一崑妻也生子覺遊泮

而天乃捐貲爲夫置妾夫喪一月妾始生子譚寧
割親女之愛珍全遺腹之孤教育成材陳州守賜
額旌之獎云思良人而愛妾膠木風和抑驕婿以
全孤蘭芽日茂

龍氏主事龍欽之孫女生員陳夢龍之妻也夫死時
年僅二十七遺孤士位僅五月龍撫而育之備極
荼苦志不少奪年七十二以節終媳劉氏能率姑
教盛年喪夫不貳其操流芳於兩世矣

已考兩世

譚氏瀟山令譚希天之女義士彭應同之妻幼隨父

任見家屬梁肉糜費前父而曰皆百姓血汗須嚴
禁乃翁驚重之擇婿適彭毫無宦家故態事姑孝
御下仁勤儉助夫推解濟人子四皆成名享年六
十五歲一日嘆云雲亭已至鸞音已發臘月七夜
念佛歸塔至期果應人咸異之

譚氏處士尹一嶽之妻廩生士瑚士瑁之母也夫死
遺孤瑚方二歲瑁未及週保抱提携飲水茹荼育
之以至於成今皆諸生而廩廩矣時奉上察獎節
烈署州事許以其事聞錫扁旌曰栢舟矢節

陳氏貢生劉文羽之妻也幼失母事繼母如其母及歸劉事繼姑亦如之姑病躬侍藥餌不就枕者踰月姑死一慟幾絕若有導之前者曰可生還矣還當生賢子果舉男定漢昔曹娥之孝於父龐氏之孝於姑范史述而志之今陳之哭姑而死死而覺覺而舉男如其生還之言可謂孝矣

黃氏明經陳際唐之妻好讀列女傳一夜賊入室黃矢死全節忽若有神助扶姑携子而免越一年疾甚與夫訣曰姑未終養罪也君在吾無慮矣遂歿

劉氏庠生羅赤明之妻也赤明事親孝劉克承其志事姑惟謹生厚奉養病侍湯藥姑歿朝夕哭泣形殘骨立卒以過哀致疾一月前夢姑告以終之時日非孝感而何

陳氏明經黃蔚之妻也奉翁姑唯謹姑歿痛泣欲死翁疾蔚讀書于外陳朝夕進湯餌不食輒跪勸之艱于嗣爲夫置妾得子里人稱爲純孝

譚氏西塘之女也適莫子毅年十四而寡有遺腹誓守節生子名有所孀居教子備嘗百荼雞鳴猶紡

續舅志仁常勉其子曰母甫笄而勁節獨盟一點丹心昭日月子遺腹而孤操自矢數行黃卷耐冰霜所叨貢孫若忠餼廩若恕亦歲薦青年堅守子孫皆賴以成可傳也

周氏尹惟藩字价人之妻年十七生子蓮生夫病知不起年方二十泣語夫曰未亡人不可稱君先我後爭時刻耳夫曰死易撫孤難肯爲其難吾瞑目矣周勉諾服闋姑以年少不便留送還母家且曰汝少聽便省汝衣食爲育孤之資不兩便乎周痛

哭幾絕頂之入內自經姑與隣媪覺而救活嗣後家益窘嘗忍饑受寒以奉姑子年十五頗成立好學周年三十有三忽小恙呼子告曰吾今日可死以見汝父矣遺憾者媳道未終耳言訖反席而沒夫從一而終婦道也青年分鏡求死至再飲冰茹檠十餘年如一日可謂難矣而又能撫育遺孤不負夫命女中程嬰差足擬之

劉氏庠生譚文亨之妻指揮劉子雲女也年十八而寡遭亂避兵時懷利刃誓死妨辱卒遇逃寇出刃

自刺冠知不可奪竟置之年七十三以全節終

寶氏庠生張泰妻也年三十孀居誓志靡他長子文

遠甫八歲次明遠六歲教就外傳後先列庠序里

人有孟母之稱更可述者同都鄧烈士出妻以償

積逋寶與媳鍾氏出資義助以全其枕宜州守樊

語在案今寶母安葬夏羅壑前宜子孫振振焉

陳氏譚文元之母秉性端貞訓子成名族有艱於娶

者佐夫次第婚之里中窶人多溺女力為資助使

不以女為累聞而相感自是溺女之風少息所云

陰行善陳氏有焉

賀氏庠生段道生之媳年少失夫蓬首不事膏沐矢

死靡他以貧孀事病姑兼盡子道輿論有歸節孝

堪傳

蘓氏貢生段裳長子西人之妻庠生蘓我慰婦也二

十一而寡僅一女甘貧誓節事翁姑養生送死較

古孝子事親無異也刻不離姑壻周牽卻迎卷不

能終日姑疾親嘗藥餌不避惡穢疲勞年餘州人

士咸服節孝兩全

陳氏彭崇寧之妻年二十七而寡遺孤九華甫五齡
乳乳相吊之餘猶有虎視眈眈者欲奪其志而利
其有迨節誓栢舟不惟乳臭成立而舍館再弄士
美士昂業儒有聲前州守馬公賜扁旌之

段氏適夫譚爾謨蚤亡遺孤三陽甫七歲段年方二
十七誓志守孤勤事機杼忘勞堅操族黨恊服今
子孫蕃衍壽八十一而終

劉氏指揮袁嘉爵之妻庠生上時之嫡母也時方二
歲生母鄧氏故劉已有子五人撫摩鞠育視所出
更篤教列膠庠婦人妬庶子多矣恭人獨有異焉
子厚其生母多矣時惓惓述其嫡母豈非慈孝實
敢爲邑之美談歟

徐氏衛籍李鳳池妻壬辰歲柳鎮牛劉營攻粵西而
北八月二十一日統所部走江右是日午時自小
車渡水南肆掠慘甚將近徐徐恐爲所獲遂赴水
以免辱三日屍浮如生可謂烈矣

曹氏孝廉曹上質之姑劉簡字廷叔之妻簡貧幾廢
舉子業曹脫簪珥以鼓其志中年補學弟子猶勉

曰此非駐足地既而恩例任潼關經歷佐夫履任
多有惠政殆女中之錚錚者

段氏貢生段裳之姪女甫適譚鼎值姑病侍藥經年
不憚一日礪刃割股以療姑爲婢所窺勉掣其肘
念出迫切姑竟勿藥而愈孝姑之龐氏無尚美矣
汪學正訪實旌以孝德流芳

譚氏彭榮江之妻年二十四而寡長子成功僅三歲
次成德甫數月堅志守節父兄皆難之譚曰無爲
我慮卒也艱苦備嘗茹之如飴日見成功遊泮壽

七十六而終蓋棺論定誠無憾云

按春秋書伯姬卒紀烈也書叔姬歸於櫛紀節也
昔人論死與立孤有難易之分而龍門則曰非死
之難處死者難當夫強暴見逼義不受辱引首就
戮可謂善處死矣故舊志於凡死烈者則大書特
書比於古忠臣之死之列其他飲冰茹荼稱未亡
人撫茲藐諸以迄成立其所處固自有異也至於
懿孝淑行必稽之旌典質之輿論要無憾而後登
焉究之慷慨從容義不相悖雍雍肅肅風亦可採
而陵母之死嬰母之生宜爲史家所並錄也

茶陵州志卷之二十

藝文志

明張文毅公曰夫文以載道也六經之文豈不大哉
微言合道可以為訓

岳武穆改謚忠武詔

狀元楊慎錄

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其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
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
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為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
獲觀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

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以一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詞賴及子孫將與河山而並久

時槍焮之烈雖經改謚相沿猶稱武穆楊升菴史局考論最確今天下當稱忠武爲宜鄂王功施在茶已入名宦且有耑祀表忠明詔應并藝文之首

改謚張文毅公誥

大僕歸有光撰

制曰朕於國家之事凡臣下有所建白苟有可采咸賜施行實以付之公議而不私焉故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孕靈湘漢際會風雲擢掄魁於鴻漸之辰獲利見於龍飛之歲遂官翰苑事我先皇帝三十餘年往殿南都以長六卿尋被召還置之丞弼忠誠直亮庶幾有爲而弗永其年然隆恩厚卹君臣之義可謂有終始矣間於媚嫉之臣易名未當頃有言者朕下之禮官攷論其世以爾詞尚體要制作渾雒心存世務議論慷慨考文章以知人如陸贄之識韓愈因公正而發憤若汲黯之斥張湯引以同升悉爲今日之宰輔與之異趣實乃當時之大姦

是以朝廷服其節槩天下想其風采昔我先正良用
懷思不有嘉名曷稱輿論是用謚爾文毅蓋公議久
而後定非樂於有所改亦必歸於是而後已也爾其
不昧尚克享此

民情疏

夏良勝 知州

爲建言民情事據本州西睦茶畏四鄉老人譚廷松
尹梗譚景希羅倌等呈伏覩詔書內一款凡天下軍
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欽此欽遵切照本州地方
僻在南楚極角峻嶺高巖深山窮谷間有些小田地

水源寒冷官田一畝起科四斗民用一畝起科一斗
六升比於附近衡永蘄黃寶慶等府縣田糧起科三
升五升輕則不同節年又奉上派遠運然民窮財盡
松等敢不冒死上陳本州洪武年間立縣原額一百
餘里洪武二十二年以民三戶塚軍永樂二年三丁
抽一五丁抽二編起陽山砍木人夫州民逃亡永
樂十年歸併五十二里景泰三年造冊十戶九空又
併爲二十七里半一坊廂原額官米四千四百二十
六碩例納官布民米三萬八千二百三十九碩原派

本處衛所官軍俸糧正統七年間銅鼓等處邊塞反叛借撥州存糧米支運接濟由此遂成常例弘治四年十一月內該老人譚思隆劉文等陳言湘河灘險事例本府安化縣併附近衡州府鄱縣桂東等處俱不派遠運事例呈州轉達合干上司查勘事體相同蒙將弘治五六七等年兌軍南京二倉遠運減免民頗聊生弘治八年却又照前撥用弘治十一年奉巡按御史王案驗爲處置秋糧以蘇民困事近該本院按臨所屬訪得各州縣遞年定派秋糧撥運不均中

間原額稅糧重則每畝至有二三斗輕者不過五七升及至耗米又隨正糧加耗以此觀之則相去甚遠民何以堪况起運等項上府州縣有撥下府州縣上納者下府州縣却撥上府州縣上納者以致水路隔涉搬剝艱難費用浩多逋負益甚已經備行布政司處置量加通融照依田畝起科則例定爲五等徵收革除往年照糧一樣起科輕重失均宿弊民多沾惠該年兌軍本州派米四千七百六碩五斗州差老人尹漢琢等部運水次交兌弘治十二年十一月內蒙

知州董查得本府所屬湘鄉湘陰湘潭寧鄉益陽善化等縣共有秋糧三十萬碩俱臨大河又無搬灘剝淺相近城陵磯兌糧之所風帆一二日之便每坐糧一碩止起運兌軍米八升安化縣糧九千餘石止派京布本州小河一帶上接永寧鄱縣下通衡湘兩岍山勢屹立沿河惡石磯礮水陡灘險名號鹿角麻磁皂角石珠鼓角曲江高水鐵江亂石山門老虎橫刀大岳狗路等灘二百餘處險阻不通大船民糧一碩又起兌軍正米一斗二升小船搬運直至衡山縣五

百餘里另僱船裝妨農廢事經年彌月不得完納抑且水淺被石磕破船隻十戶九遭其害有此查北派運不均備由呈申撫按衙門提吏問罪弘治十三年奉減得兌軍正米八百餘石後因知州董陞任兌軍仍復舊數正德十六年蒙糧儲道叅議張曾任茶陵知民疾苦該年兌軍減米六百八十餘石以後官去弊復不得成永定之規近年以來派州遠運益加於前官米又同民米一例派運每石則起兌軍正米一斗二升五合南京正米一斗四升八合三勺荊州正

米一斗六升六合三勺三倉共起正米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六碩四斗每碩私幫水腳銀貳錢七八分甚至三錢者有之又派京庫貴州廣西京布火耗等倉折色共銀五千四百八十六兩九錢五分王府祿米每碩則起米二升二合五勺共米九百石存留學糧每碩則起正米二斗三升一合共米九千一百五十碩九斗五升十年里長三次編審均徭瘠薄田地儘力自畊除牛糧種子在外每碩剩谷一碩一二斗不足以供公家之需兼且水旱相仍逃亡過半田地水

決沙壅糧無開除賦重差繁致民消耗錢糧拖負年墮一年累及官府雖鞭扑追併將無柰何鬻男賣女無所愛惜蕩產傾貲貧無售主爲此懇乞矜憐茶民起科則重派運年加一年之苦俯賜轉達使茶陵重則遠運超豁以甦困苦以全生靈不勝幸甚緣係建言民情事理不避斧誅理合具由具呈施行據此隨行多方訪究自士夫學校以及閭閻故老小民咸稱州敵民窮實不堪命職又經歷地方親見山荒土瘠水險灘多各項載運艱難信如各役呈訴至於田糧

科則與派運重輕亦常悉心經畫次第敷陳非敢率
意舉動以議一代之章程安能假言寬貸以干百姓
之虛譽查得本州官米四千四百二十六碩每畝起
科三斗九升三合二勺二抄五撮民糧三萬八千二
百三十九石每畝起科一斗六升五勺竊料天下糧
則無有重於此者故經宦湖南有事財賦官員亦無
有不以茶陵重歛爲憂者特以事關經國定制未敢
輕議紛更意者先年派運官米每碩折布一疋民米
坐派茶陵衛官軍俸糧是必老成謀國加意窮民欲

使科重派輕數多路近調停之法仁愛尤存以後變
逐事生法因人廢兼以吏人高下其手寢失本初遠
運糧倍於前時重則因循於定制雖接經撫按等衙
門議處量減兌運或權収折色緣非奏行事理未免
隨事更張切照州境陸連鄱縣桂東與江西永寧各
縣俱以山險地僻全免遠運水通湘潭湘陰衡山各
縣俱在下流每米一石止派兌運八升本州每碩又
派兌運一斗八升有零旣不得與鄱縣等縣輕賚爲
比較之湘潭等縣重則已過三分之一遠運不增三

分之一封疆咫尺賦歛懸殊人雖至愚苦樂易見縱欲盡地之利竭民之藏峻法嚴追終無善政故愚民自有身之生甘受逋租之罪下官自除目所及已收幾課之名朝廷自定賦以來空存重歛之籍而已職又歷查以前案牘絕無一歲通完批單上下耽捱惟覲者免至於民習梗獷輕犯國章傳聞天下有銅茶陵之號是亦民困財匱禮棄法踈下逮之勢無怪其然職本迂愚未達經世之遠略欲追罪戾切抱憂民之恒心仰使 皇上富有四海決不與山谷頑民較

升斗之入以爲國計輕重群賢當路固有視民如傷之心廼敢披瀝血誠代訴民瘼如前所云伏乞聖慈俯賜開納勅下戶部議處將本州官民糧科裁制酌中則例使與本省衡永寶慶等府及隣近湘潭等縣一體通行或如初制官米納京布一疋民米仍派茶陵衛月糧况今該衛坐派醴陵攸縣等處存米逆水程途經旬方到亦以搬運艱危多有延捱未了致使軍士月糧不穀支費通計欠數亦四五年若得隨地更輸軍民誠爲兩便派剩餘米應該京庫錢糧則如

鄆縣桂東等處定則輕賚不失常數至於弘治五年
六年七年通免兌運弘治十一年通融均派本州定
派兌軍四千七百六碩四斗弘治十三年量減兌軍
正米八百餘碩正德十六年量減兌軍正米六百八
十餘碩近日題奉 欽依正德十四等年南京倉米
欠數每碩折色六錢等例通乞查照定擬經常畫一
之法以廣同仁好生之心庶幾官有定守民荷更生
再照本州戶口洪武年間開縣一百餘里永樂年間
歸併五十二里景泰年間又併三十三里迄今富者

日入于貧貧者日出而徙民數消耗已不可言有司
應文迯責編籍徒存迯亡過半雖百計招來近多復
業未能加意撫綏亦恐終無定志職愚朝夕憂惶以
爲失今不爲之圖民窮盜起或有他虞職忝守邦死
且莫贖豈特催科無策與妄議更張之罪而已哉是
以反復思維冒瀆 天聽伏望 聖明宥職狂愚念
民疾苦特賜施行俾民困少舒於一分則臣職不終
於盡負無任懇切仰望惶恐待罪之至緣係建言民
情事理除具本差吏何儒具奏外擬合預先申稟照

茶陵少志
卷之二
九
驗施行

築城記

劉用行 宋人

茶陵介三路之間崖谷深峭列聯諸崗唐興置州國
朝南渡額爲軍重控扼也嘉定初仍縣自析三鄉爲
鄴僅二十年繹騷者再紹定改元明年秋余公來適
逢其衝寇旣入鄴欲向茲邑公命幕屬督兵禦之卒
不能犯遂致二渠克壽已平一日顧諸兵吏曰寇敢
於窺吾部者以門戶之無所恃也衡郴東南兩邑二
道之門戶其地大以要孰如茶陵坳墻旣夷蕩無扃
鑰寇至則民保山寨力不敵則惟脇是從雖有官守

者亦或委去逮寇退而後返以是爲邑甚非所以過
茲謀安衆志而捍內地者也蓋議城之越二年稽諸
公儲因節約之餘亟白於朝請興是役謂今機幕趙
君希稷詳練有謀宜相方繩址會乃用度謂邑令劉
君子邁強敏有志宜鳩工課築期以堅壯乃於農隙
試事衆工雲興萬杆紛如挺土攻石竭蹶以趨前左
水澤必涸固之使無漱嚙之患後右背隍浚之達於
江週爲丈九百三十有五址廣爲尺三十顛廣損之
高爲尺二十有五於是守者固居者安來者蒙成而

不自知矧知公之用心哉昔淮徐夔寇魯魯公能成
周公之志峙糗峙幹惟築惟征曲阜迄無東憂聖經
大之公繼先正忠肅公再鎮湖廣爰謀桑土旣成茲
邑又東城興寧此與魯公同一用心其憂之深慮之
長乎其忠之至孝之盡乎予以屬郡丞詣潭白事悉
知公所爲功今以旣築告其事且謁予旣予謝之曰
邑保以城不若保之以吏吏苟得其人虎不渡河蝗
不入境於蠻獠乎何畏吏不得其人將蕭牆之內可
憂也城孰與守傳不云乎衆心成城公之望爲邑者

抑在是歟公名嶸字景瞻三衢人今爲寶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紹定五年八月記

福濟廟記

尹謙孫 宋人

漢高帝五世孫曰茶陵節侯後屢封曰孚佑昭應英惠廣澤王諱昕出自孝景帝長沙定王以元朔四年三月乙丑建國元鼎元年薨明年子陽嗣大初元年謚曰哀無子國除初王在國寬慈吏民追思請崇廟以祀久之徙今治北江山之勝迄於廣明重拓廟宇梁誌足証方是時唐室在難鬼神廢享朱梁以降僭

僞角立典禮失墜宋承五季之後功成治定聿崇明

祀其靈貺宣昭計吏條上縣令丞乃表王之狀第言

禮部賜額福濟時崇寧四年也政和八年詔封廣利

侯宣和六年改廣利公紹興中三錫之命加封明靈

威護仁惠唯古爵莫貴于公後世王亦爵也禮功德

茂異者則崇極之慶元初年進爲孚佑王嘉定二年

加王昭應端平二年加英惠寶佑十一年天子以爲

爾神之靈若是而徽稱未備亦非所以示崇極也由

是加廣澤而命不啻隆矣按漢興激秦孤立故大建

同姓以定盤石後亦僭差失軌長沙河間匹也光武
再造長沙別祖也何長沙而下班史畧焉意者主父
册行諸侯王分子弟邑公卿徒利國小無邪心既各
就國王又侯萬里外而賢勞不白史不及錄其勢然
也去之千載而下歲時謳頌不治行長者能之乎其
聰明正直而一者不可誣也是以福謙禍淫各從類
至而水旱疾疫靡禱不獲南渡初內外挺起曹成衆
十餘萬煽禍江湖比奸肆掠賴王草木爲障震奔回
孽百姓不罹兵革而官籍具在故岳忠武師征聲言

就食茶陵遂耆厥武又襄南郡倚給上流邑歲漕數
萬每起之日不雨巨浸士卒以餽夫其陰隲國事蔭
麻黔氓如是是王之生與死皆可述至於久而克周
愈不可窮其功德洋洋在人耳目雖不見於史猶幸
人心之史存宜乎邑人精神應感熒蒿悽愴若子弟
之於父兄者傳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其是之謂乎
載之命祀宜與穹壤不敢忘也衆俾書其事於石爲
之詩曰皇上畫野綱紀人極周建親親秦顛孤立先
漢鑿秦爰立輔臣大開九國跨築連城賈生肇用主

父攸式侯王之禮支庶作邑帝曰咨衆疇彰雲城長
沙之子陽陵之孫克張克弛克比于軌繫民父母洵
仁且美生爲仁侯死爲神明捍患禦災洋洋厥靈於
穆皇王於迺不續昭錫崇號以彰厥德有泓其水有
峙其山實歌實祀不湮不崩

進士題名記

趙天弼 元人

元受天命奄有四海尺地寸天罔不畢臣於時武功
旣備文治聿彰仁廟建極紹述祖憲追古三代昭示
正學立明經進士科說程朱是遵興貢者天下通二

百人第蒙古色目漢人南人爲四各取二十五人策
於廷者凡百人天下彬彬乎文治矣江南三省湖廣
得才爲近古湖廣一省湖南得才爲最多茶陵隸湖
廣得才比各郡縣爲尤多予行郡歷州觀其風俗淳
雅學子尚經術說古文章歷科所得或魁於鄉或魁
於天下者跡相接湖廣額貢凡十有八人茶陵每舉
或三四人或五六人由甲寅迨乙亥薦者通二十有
一名升科目者十人而題名碑缺無以獎勸爰命州
尹樹名於學取凡貢於鄉者悉第其名已仕者注於

下方未第者缺以俟注又虛其左方以俟後之不一
書而足也於戲爾學子勗哉吾聞是邦諸老問學有
源修齊治平之道講之素矣豈必盡科目哉明天子
在上當有爲國家作重器者爾學子勗哉謂言無徵
視石有刻

洙江書院記

林廷玉

民風之不淳士習之不振者何居道之不明不行故
也唐虞三代斯道在天下如日之中天是故仁人君
子比屋可封固其所矣周衰孔子身斯道以教天下

然猶慮其久而磨也於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
春秋托斯道於簡冊而垂之乎萬世自是道學之傳
不絕如綫後世科舉之學興爲士者章尋句摘以應
一時之求故其詞藻雖富而大旨或畧雕琢雖工而
所謂向上一着者罔或深究及登仕版書遂置矣况
道乎然則書豈筌蹄道豈芻狗哉此實世教關係固
有識者之所深慮也余生也晚承先君子之訓竊科
第官諫垣弘治己未會試濫充同考不圖科場大變
尋爲論列其事爰出判於淮之海州壬寅春陟守茶

陵茶舊有鄉賢祠在州治南通衢間祀宋學士譚端
潔公世勛元翰林應奉李公祁國朝學士劉公三五
於中顧淺陋匪稱學宮舊在城邇年遷改於城之西
郊凡百草具且據江通水左右俱下士子藏修之所
無地可爲視篆之餘相度久之得學宮左偏郡民羅
氏地一區墀堦答陽廣十尋有咫深三倍之二乃易
以州之桑棗隙園節縮公餘鳩工市材前建門中建
鄉賢祠各三楹祀鄉賢示仰止意左右爲規矩準繩
二門最後建堂五巨楹爲師儒講解之所前後兩旁

建主敬行恕修德凝道號房四列計二十楹爲士子
藏修之所周圍繚以高垣門之外爲八字墻二堵皆
極工緻堅潔扁曰泚江書院以其枕江之濬也八字
墻之南爲街街之南臨江有地四丈廣如書院之數
建亭一座曰吸秀使士子暇則游息其中仰而眺山
俯而矚水歛挹秀氣歸吾肺腑中焉經始於弘治癸
亥九月凡七闕月落成廷玉無似謹記以昭無極鳴
呼古之學者爲己未嘗學爲人也天之所賦以興我
我之所得於天以爲人者以道焉耳聖賢之書道之付

託而闡明焉者也郡之人士毋徒咀嚼糟粕搔摩皮
 膚必由言語文字之末鉤深索頤以求精微奧妙之
 理知之必明守之必固行之必力使道足於已而無
 待於外吾命亨而達則措諸事業以裨天下國家或
 蹇而窮也則亦可以敦厚風化以善一鄉一邑山雲
 水月天然真樂無往弗在亦奚以功名為哉吾見為
 臣皆忠為子皆孝民風士習必為丕變他日記享於
 祠以駢諸賢多矣若但呻吟咕嗶圖應取以徼利達
 而于道漫不究心固非聖賢著書教人之盛心亦非

書院創建之意也筆竟適州之同知李君鑑學正黃
 君泗訓導方君茂榮鄒君文賓鄧君兆在側咸嘖嘖
 曰是遂命工鑱以為記

吸秀亭記

林廷玉

天地間最秀者人其次莫如山與水焉今夫山突岬
 蔥嵬或亘袤而聯或孤撐而兀嵒巒嶮巖百體千形
 莫可名狀實氣之傾洞蛭蝻磅礪而鬱積梗枕箇籜
 丹球錫罟與夫空青水碧希世之寶無不產於其中
 若乃水之為物也浩淼淵澄肆無際極汗泮奔騰勢

之所至可以仆山陵摧木石蓋氣之融液流通而罔
滯者神龍陰囂照乘木難胥此焉蘊是一二物者囿形
竝育於兩間爭竒競偉加之以雲霞煙靄風雨晦冥
日暮四時景色千萬而有餘不盡之妙難以言語形
容其爲秀何如也人得五行之秀而生游神適興睥
睨於俛仰之間容與脫落而有得焉則其秀又皆收
拾於方寸中矣故得其時而合吾仁之恒得其流
而會吾智之盪得其域而起吾義之裁得其儀而省
吾禮之責得其奔湃而振吾勇之奮得其孤高而吾

之節繁有所助得其含弘而吾之宇量有所克得其
淵濶而吾之謀慮有所裨得其卑小而吾之謙抑有
所象何往而非學也夫以吾之秀兼彼之秀取彼之
秀與吾之秀是故蘊則爲德行則爲道措則爲文章
事業吾身雖不百年而聲先行實將不與山水同爲
靈長哉予既作書院又建亭於泚江之側雲山之前
名曰吸秀因記此且從而歌之歌曰雲山聳兮泚水
清環抱拱揖兮向背有情龍盤虎踞兮鳩精靈彼美
膚敏兮胥孕生斯文在天兮麗日繁星千秋萬古兮

吾道明魑魅噤栗兮潛遁形神物撫阿兮衛吾亭

鄉賢祠記

桑悅 通判

人以人名其出羣者隨其所在而名焉巷之人則曰
叔于田巷無居人人止二三失之則國空虛得之則
天下克實故曰不可謂秦無人又曰朝廷有人或甲
有人乙用之則舉其國名故曰楚有材晉實用之是
故某地有賢不可以人名之乃名其所自出此鄉賢
之名所以立也夫士君子之生其賢有大小擬之以
邑以郡以國以天下隨其所能包而歸之名賢于其

郡邑則總以鄉名故止稱有國士有天下士茶陵長
沙郡之屬邑宋有譚世勛爲校書郎時蔡京秉政婚
事者秩多驟遷世勛泊如也宦者梁師成寵幸有與
勛隣者致意勛勛謝絕之乃授司門員外郎靖康元
年爲禮部侍郎金幹離不入寇犯京師京畿提刑秦
元集保甲三萬請先出屯自當一面世勛謂宜遣元
以所統分四寨直國門使兵勢相屬則金不敢逼僕
射孫傳浚然其計而不能用京師等陷二年張邦昌
僭位世勛自金歸邦昌命權學士印世勛堅臥不起

卷之二十一
邦昌知不可奪乃止紹興初贈延康殿學士封端潔
公元有李祁字一初涉獵五經元統壬申發解癸酉
中漢人殿元任翰林應奉同知制誥兼修國史轉遷
兩浙儒學提舉與時背馳隱永新山中明國初欲起
之堅臥不就以疾終國朝有劉如孫字三吾勝國至
正丁亥乙榜授靖州路永平縣儒學教諭洪武十五
年授春坊左贊善歷官學士同知制誥叅定國朝儀
禮命作大誥三篇序宸翰褒勸御筆寶藏至今祁與
如孫俱有詩文行世是三人者在當時皆可謂之國

士庶幾天下士在千古止可謂郡邑之士故總謂之
鄉賢東浙俞君蓋字廷臣由進士爲名御史左遷是
邑今乃作鄉賢祠以祀之俞後邑改爲州吉之安成
劉君時讓發自科甲擢憲職與俞同數以言事忤內
貴謫爲岳之澧州節判當道借寇攝州事顧瞻是祠
碑尚未刻以爲欠事乃求予言用垂永久嗚呼自靖
康以至于今五百有餘歲茶陵之人羣羣而生逐逐
而死者何可數計可指以名者曰三人然則千古爲
士于郡邑以鄉賢名亦豈易得耶邵子曰有一人之

人以至什百千萬億兆之人予謂亦有一時之人以
至百千萬億年之人是皆不可以形論也就以茶
陵三人而論之其骨已朽民至于今思慕之景仰之
峙以之爲四仙流以之爲八水恒若接於心目者若
然其人果真亡而與鳥獸草木同澌滅者倫哉州之
大夫士覩是祠之立宜惕然于心曰不俎豆其間非
夫凡所修爲建立俱不爲一身一時之計則州之人
爲益增矣俞劉二君所以望州人者有不在是者歟
使天下郡邑各增其人以治天下之事尚何天下之

不治耶雖然虞周之時賢才之彙其用爲泛哉具臣
者皆非後世之人所易及然可指而名者曰五人曰
十人大賢亦叅其間然則眞賢之生從古爲難天地
氣化愈薄後世生賢愈寡間有一二生之人所關係
于天下國家甚重世之人尊用而安全之當何如也
或高下懸絕而不知之或知之而不能用甚至沮抑
之摧折之使不能宣天地之所欲言成天地之所欲
爲傷其一身而瘡兼天下害其一時而痛逮一元其
人能自立於不朽者終不可以磨滅吾又悲三代以

後能人于千古者多不能人之于一時也世不貴天之所珍則天亦厭生賢以實世天人相感之際任世道責者吁可畏也亦可憂也自人其身不計于人吾黨之士尚其勗諸庶幾自珍其天

望德祠記

劉大夏

兵部尚書

望德祠者祠贈少傅懋庵李公先生者也先生本長沙茶陵望族自其祖以尺籍來居京師累世不能歸成化壬辰先生之子今少傅公賓之爲翰林編修賜告省墓時先生已荷封命實奉以行族人無少長皆

來會鄉子弟自百里外裹糧而至者無虛日後先生再封爲侍講學士年七十而終葬於都城之西十餘年而族人思之愈久而不能忘諸子天富輩集私財構屋一區于州城之隙爲堂以祀之凡族之有事于州者必祭焉前知州董君豫聞之曰此有司者之責也乃命工以相其役未成而遽去知府李君綱同知董君璠後知州林君廷玉建綽楔於門名之曰望德謂其以德望也李君以覲事至謂予爲少傅公同年友請爲記按察副使金君獻民爲立石焉今先生累

贈至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
身殿太學士于是凡五命矣予獲接先生厚且久不
徒思之抑于是重有感焉夫古有望國有望族其所
謂望固以世系之遠名爵之貴然非德焉則莫之重
也李氏裔出西平遠不可考茶陵之始祖在宋爲州
同知慶遠有惠於民因留居之在元爲翰林應奉雲
陽先生祁以文章節義著固一鄉之望也入國朝百
有餘年未有顯者先生之祖文祥府君父福永府君
皆積德累善晦迹都邑稱世族者必以南望北曰雲

陽李氏先生孝友直諒與物無競積學工書翰一試
弗售卽歛不干進授徒之暇惟以教子爲事及少傅
公得位行志其所樹立施措天下蓋皆知之有不俟
于予言者竟以顯其親上逮三世二府君皆獲贈命
于是以北望於南人知先生之以子望不知其子之
望于天下者以父教也宅有表鄉有社徵之於古蓋
亦有之而况子孫族姓之于其子若父哉茶陵有鄉
賢祠雲陽實預在列先生遠涉而暫歸繼美而接祀
凡爲李氏後者必思所以勿替之可也族子之仕學

者天富爲義官經爲通州儒學訓導其諸孫則嘉訓爲陰陽典術嘉祚爲州學生嘉敬舉鄉貢進士嘉行亦學舉子而來者常未艾皆有事於是祠者故書以識之

郭雙門節記

楊 慎 狀元

叅戎雲屏郭公廷用楚之長沙茶陵世家也嫡母蕭氏以三十一歲實所天生母許氏以十有九同守孀操是時雲屏方在蓐室二夫人毓遺腹以至成童又遭家難豪仇侵誣欲加陰害甘心焉二母曰祖爵不

可墜也罄其家貲賄以藩身幸脫我仇之疾雲屏甫五齡得從優給之例十六歲蔭世爵二母慈愛於幃中而嚴囑夏楚于師席以抵學成中武進士前列嫡母以三十例格于旌典而生母以十九例得之而壓于嫡雲屏孝思之誠未得一伸乃甲寅歲視篆蜀閬百廢興而積弊剗部曲諸武弁皆洗心依歸嚴明文雅兩臺交薦及膺簡在陟迤西川貴左將侍慈幃還楚求終養入奏未允戊午春方命駕永寧時有邊警又值明堂大厦掄材之役公私劬勩公處之裕如兵

不煩而式過民不瘁而事集兩省賴之而雲屏愛日之念未忘也一日以其事語定水馮璇曰吾遊於楊升翁之門翁史氏也一言垂於竹帛比之前代衛風栢舟之詩劉向列女之傳播榮名於百世與旌表綽楔之典同顧不偉歟雲屏喜曰是吾志也此可以發吾一母之潛德矣慎也既雅重雲屏之孝思敢愛不腆之辭以裨風化乎作郭門雙節記

願樂亭記

張治

湘川中丞羅公既致政歸潭之柳坪結亭以自怡焉

名之曰願樂史治曰可以觀德矣夫樂有二道焉已爲世樂也世爲已樂也行義達道以澤萬物萬物時育已也有不爲世樂者乎忘情釋慮以游萬物萬物時融世也有不爲已樂者乎已也爲世樂故君子之進也重焉不然有能爲世樂者乎世也爲已樂故君子之退也安焉不然有能爲已樂者乎故重而後能民不失望焉安而後能得已焉能得已之謂信能民不失望之謂順能信順之謂有德公諫而諤諤焉旬宣而愉愉焉總憲度而秩秩焉世莫不樂之其進也

不亦重乎及歸而隱於潭也于于焉徐徐焉與鄉之人相忘於賢愚貴賤且以爲慈母焉且以爲嬰兒焉機忘嗜淡以樂乎世之化其退也不亦安乎持信順之實以游乎一二樂之內謂非有德者能然哉故口可以觀德矣昔譚端潔公居潭屬世弗靖崎嶇兵戈不得首丘其間李文正公家京師有嶽麓之懷而不能遂焉夫公之進也能與一二公同其重而一二公之退也不能與公同其安同不同其有數乎公名亭曰願樂非有感於是耶非有感於是耶

西疇書屋記

羅鑒

學士劉坦翁先生嘗爲羅氏作世家傳謂自宋以來始祖由巖下徙茶陵自茂默兩翁而下書香宦轍代不乏人屈指於今數百年矣先大夫郎中菊亭公嘗愛近宅西城外有田數畝地一區面雲嶺而帶洙水亦隱居之偉觀也嘗欲作書館以遂所欲而守官未暇及予叨甲第宦遊於外雖嘗往來經故里而居星沙亦莫能繼先志姪孫炳幼習書史用牒薦爲州醫學官有年矣乃遵父椿命而力成焉復以厚貲市其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一 言 十七
旁地以益遂構屋其中名之曰西疇書屋嘗以公事
來郡請曰願爲一言記之使後有所觀法予曰西城
之地得其所矣而屋以書名豈易言哉夫六經子史
積案盈廂無非書也苟書其屋而不書其人猶不書
也聖賢教人先博文以窮天下之理後約禮以盡踐
履之功載諸簡策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於此有人焉
一言必中乎理一行必合乎義鄉黨稱其孝宗族稱
其弟雖不書猶書也又有人焉班馬馳聲柳韓名世
人則書矣而究其正心養性之功不能如孔顏之非

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雖書其人而不書
其心也果何益哉雖然予於炳亦有試也少叅上海
張公萱端人也嘗曰炳小心恭慎幹辦期集不借勢
不窘急大叅董公瑞曰炳也文信乎昭矣字之曰允
昭由是言之則炳殆書其人與心者耳固不徒書其
屋而已也况能即先人之志而成之則亦繩祖武之
孝矣羅氏子弟將有感於斯言而志學且孝焉是則
耄老之望也

雲崖書屋記

董 玘 編修

茶陵之山有曰雲陽者秀特爲諸山最揮使王君君
錫爲郡校弟子時旅遊其下見層峯峯起巒巒飛走
奔迅往復若奮擊狀盤迴百餘里綺縮繡錯聯嵐四
匝若爲境保障然又時出雲以雨境內之田有及物
功慨焉樂之因自號雲崖復築室於其居之東與山
相值榜曰雲崖書屋日絃誦其間忘其爲貴冑有勲
廕可恃也旣而重絕世業乃受父代服武弁則又日
吟嘯其間若不屑事事者客或過而嘲之曰子惡取
於雲崖哉夫雲膚寸而今不從朝而雨天下使稿瘁

甦百植遂子豈有是歟獨足攝戎伍以奮擊保障爲
戢若將取象於是山者顧乃泄泄而居默默而嬉曾
不知習金鼓爲事據微合變躡附風雲以大祖業遺
後胤圖方擘然獵美稱自居不已惑歟君錫適然而
笑曰客將索我於形耶且吾幼而有志欲階文舉以
自見亦旣弗遂已矣方今天下承平四夷賓服兵木
無刃吾雖欲出奇奮智建斬將奉旗之功逞志伊吾
效命馬革何可得哉夫李廣不遇高帝終於不侯衛
霍以遭逢遠迹羊豕之間故行不得忘先而自成功

不得背時而獨章自勞於人之所弗用取忤於世之
所諱聞智者弗爲也吾獨愛是山之秀特及雲之變
態仰而傲俛而哦雲之烝烝朝吾載興雲之悠悠吾
暮而休以此自樂不亦宜乎昔州守林君粹夫聞其
言而高之爲賦雲崖詩縉紳能詩者相繼有作又數
歲其子表來遊大學以予世父亦嘗守是州也具以
事語予請記君錫署衛篆以廉稱嘗從征南夷有勞
又著邊務及古今名將優劣二策舉切時規迹其自
言其取于雲崖也信有志哉信有志哉

曲江橋記

黃成樂 知州

司徒尚書郎彭公旣得告而爲里中遊也則間過曲
江而憇焉慨然曰安仁茶攸之間茲區寔爲午道哉
奈何令奔潦濫流滄洞成浸行旅往來途在澤中撇
波而濟人極于病墊溺相仍誰職納隍吾弗能已矣
蓋曲江距郡西郭十里而近水自西南大溪來者衝
折而北入勢洶湧善潰時靡支柱竝流于田極目沮
洳余每受事大府經之未嘗不心爲行側也諸父老
亦時一爲余言害便輒先及之而值時藏匱耗營措

不斃卽又倚辦問右則征輸竝急境內力殫視勤用
緩不得已時詘爲解乃公固謂興除之數當曙大較
暫費永寧有棄織而取鉅耳架木爲梁旋繕旋圮是
歲以茲橋爲百姓厲也然又無紓於病涉孰與因石
于山因材于林厥松惟固以抗浮沙然後甃石其上
屹若長堤矣鳩庀旣具按計程督橋廣十步修百三
十步凡數月而告竣是役也金以兩計二千有奇秋
毫皆自其橐出官家無所預又不使一卒而失業之
隸反傭力借食焉四方遊者于是踵接肩摩辟如平

地旣以蠲二三在事者憂而踐更之擾一不以迨于
編氓諸父老則又時二爲余言公陳義甚高是橋也
成以能利于百世篤乎公之用心余爲飄然語諸父
老篤乎公之用心若知其一耳夫已氏聚朽蠹而不
得盡用雖功總在阨捫一錢佐之汗出不能釋手安
問所識窮乏者以釜庾得我公乃爲德于所不知行
道之人猶尚惟懷永圖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
吾又聞公佐京兆時與大司空豐城雷公雅相善也
嘗屬公督修蘆溝橋會夜中水暴溢漂沒數十里公

匡立水中凡再日夕神宇閒暢自若比還治家人相賀更生公但笑無所言師相華亭徐公聞而驚嘆以爲福人云余嘗從容問公先生倉卒御變于彼今又不難擲鉅貲代邦人受功于此無乃廩學有自將夙授耶公逡巡謝謂嚮者蘆溝之役聖天威德寔式臨之且以邦人而代之受功是舍算食豆羹之義耳余承公言余益踧踖自失乃知吾儕淺之爲丈夫哉公名宣別號石塘以明經高第入大學由合浦別駕遷守鬱林徵爲京兆治中已乃歷職郎署所居皆有治蹟今上登極進級朝義大夫妻張宜人爲少保張文毅公女石梁翊建宜人從臾甚力有丈夫子三長岳芳次楚芳季雱芳家孫應弼岐嶷熙玆稱其家兒余惟東京紳綬望族袁楊爲右其先世所醞培從來久遠矣公在族黨間馳德甚溥人不間于其宗戚之言然其著者在曲江橋是爲記

草菴記

尹

直

經筵講官

雲陽彭氏處士名大鼎初居秩堂旣而卜徙石龍有山水之勝無車馬之譁傍築草菴所謂隱者居也聚

書頗富庭訓外嘗與士大夫觴詠自娛一時士大夫多以不得交公爲耻余嘗謂人之所好各從其類輪奐華飾貴顯者之所樂也茅茨樸儉隱晦者之所好也彼貴顯得志權力足以動人則輪奐華飾勢所必致隱晦之士安于恬靜權不足動人力不能自致則茅茨樸儉固其分也鼎之所樂在此而不在彼殆內重而外輕所見遠而薄視一切者耶昔尹師魯結茅爲亭人因名之曰尹公亭蓋師魯之文行有以使人感慕于無窮鼎之行誼表然在人耳目間乃知止知

足而考槃寤歌將無同噫異日肖子賢孫玉堂金馬于今日之草菴卜之矣爰走筆記之

墨莊永思堂記

陳純德 進士郎中

三代以來襲帶礪者沿氏而別其族秦分郡邑氏卽其族姓故一族之親卽源長派析殊途同歸每念予族氏本茶陵墨莊十二世祖紹晨公派下由宗泰公國初以軍功廕千戶調今永州衛功陞指揮同知世襲遂家于永賴發祥者長副憲澗公御史詮刺史潤孝廉鸞襄令尹棟諸公接踵紹芳及明經弟子員代

弗替然世族淵源幾類陶彭澤之憶長沙司馬幸在天啓佑甲子歲茶族叔敬易公遂教授永郡進謁請所系公頃刻指畫列祖源分派衍祖基山川諸勝瞭然掌上并前輩文學品行通仕籍者圭組纍若多士在泮暨高尚而備老更之選者有人至問祖祏宗祊額以儼思堂其地廣長其規崇闓祖靈胥樂而左右連櫺皆孫子居室如衆星旋斗孫峯羅泰春秋禴祀班聯髦薈東西序之鐘鼓鏗鉤祝告孝嘏告慈宛然在目嚮慕曷已竊擬操觚記事效仁人之述附諸雷

甬緣庭訓醇摯誓穴光而讀圖兩闌以傳先燈幸庚午忝鄉薦庚辰登進士觀政後得佐秋官糜祿天都而敬易先生宦成畫錦矣疇昔記述之忱耿耿在抱矧吾茶李文正公徙燕必還里謁祖撰南還序以敦族予獨何心寧無憾歟蓋棹楔之標按圖如見而阻長之裔空懷對越何以展不匱之思爰顧名思義而記其事如詩所云永言孝思謬欲易儼爲永顏之曰永思堂馳函齋上稍志予湘東派一本親愛之情如雲龍風虎之從豈曰孔銘陸頌克光厥祠已乎

重修雲陽山刹記

羅聖望

環茶之山有四首惟雲陽蓋其氣勢磅礴融結而爲州治州之居者非領其脉而依山作屏卽固其峯而迎雲入牖山之爲秀散布蓋亦廣焉問其主則自明嘉靖間鄉先生養旦劉公主之問其爲峯爲泉爲登眺則劉公之碑盡之問其古刹雲扇則自劉公始之未敢云自公竟之何也鷲湖白鹿意爲語錄之堂花宮方丈違計入定之室况多歷年所或亦俟其時狀後得其人以任之與康熙丙寅冬雪看和尚來自天

元立錫其間以兩歲開期故遂與予有子瞻了元之契迄癸酉春予攜兒入山抱卷娛老因得與雪看共晨夕茗餐之餘時而遐瞻遠覽遙指定林峙於南岸崇寧卓於西關深林古宇猶得與名山角及歸屐山房則寂寂與朽棟爲依其岌乎欲墜之狀將必至於諸佛莠苒世尊塵埃能不相與喟嘆也哉雪看因決誅茆之志旣謀之劉復園之都人士僉無異詞最後又得一北樞長者布金獨倍於衆而改觀落成由是益就以是年秋重九之次日爲工之始以臘月八日

卷之二十一
幸工之竣予一聯慶之有云祇陀垂下八千園得人
乃振嘉靖歷來一二百載今日重光所以云然者其間
入山一門異於昔之戶牖排列而高峻闕敞不爲衆
山壓也回廊環衛入其門而左之右之可歷階升也
仰視其上殿庭疎而朗二盃水爐烟天然清供而回
視其下外則若屏內則有龕似無而有似實而空者
乃帝馱亭也其他齋廚客舍皆更新非舊吾意後之
登茲山者於峯見紫微之聳翠於泉見雷池之清冽
而於梵剎見清虛淡雅較之往昔更有心神曠怡之

致斯則不愧其爲峯不愧其爲泉并不愧其爲郡之
首山者固雪看之功而養旦先生所云羣里黨士居
遊於中循朱張之軌邈孔孟之源自此益得其所不
更於雪看是賴也哉雖狀雪看亦祇爲吾州成一首
山爲首山展一大觀耳若其懸瓢掛衲常與予言道
林禪師居秦望山長松之上時人謂之鳥窠和尚綸
釣度日往來華亭江浦則有船子遺踪嗚呼鳥可窠
也艇可終也雪看固不以此自爲計也

洪貝菴白玉山碑記

譚啓運

吾黨功在闢佛老而其性多喜山遊往往于寺院趾趾焉然而寺院之結構于通都大邑者卽傑然魏觀亦覺心厭蓋惡其持鉢遠丐創福田之說而成者也茶有名山曰白玉地分雲陽之秀峭刻從竒竝然無阿附意應有異焉韜光其中以叻山靈劉生溫良周生伯龍爲予道曰僧慧懷號建菴茶之衷鄉人少經商于鄂夜夢一神示語爾必僧僧必茶茶必爲開山祖慧懷猶疑之次日墮于水空中有語與夢適符歸卽撥榛披棘尋徑至白玉山伐木結廬飄搖谷洞間

者不知幾何年鹿相逐而虎相守也苦行遠播諸隣邑金錢粟米若有陰驅而襁至于是乎毀者九閣者一禪棲者不一而足行衲自四方來者盈百木則集乎梗楠工則窮乎刻鏤色則極乎丹雘余心慕之遊興勃勃矣相盟以行覽雲物之靈異巖石之峭竒無不引人入勝山主羅生俊儒偕其子慰望庶望吉望巨望留止焉慧懷出見樸古若天竺人其亦如玉者乎山與僧相對而相須者也夜靜籟發鐘鼓聲寂行吟廊下隱隱火光自天墜燦然珠見羅生告余曰天

燈又異觀焉昔日之所心慕今日得之身歷誠如蘇
公先知懺堂階級也問創自何年曰萬曆壬寅問鼎
新改觀者何僧曰卽慧懷夫慧懷一孤介面壁人意
將結茅而止其間魏棟廣厦金玉莊嚴人自成之天
實予之嗚呼通都大邑遊衲持鉢遠丐數十年而未
易就者慧懷乃從禪定中構之安得而不詳爲記

燈又與朝為習日之所必慕今日得之身履誠如蘇
公余知儀堂階級也同制自何年曰萬曆壬寅問崇
禎政觀者何僧曰卽慧懷夫慧懷一孤介而存人意
將結茅而止其間魏棟廣廈金玉莊嚴人百成之
實予之嗚呼通都大邑近初持鉢遊丐數十年而末
易就者悲懷乃從禪定中悟之安得而不許為元

